

人性的卑劣与崇高

— 铁凝小说《午后悬崖》和《大浴女》比较阅读 —

孙 亚 明*

<目 次>

- | | |
|------------------------------|-----------------------|
| I. 引言 | 2. 惩罚对象及方式 |
| II. 铁凝小说《午后悬崖》和
《大浴女》比较阅读 | 3. 寻求自我解脱及最终的
精神走向 |
| 1. 犯罪心理动因及性质 | III. 结语 |

I. 引 言

人性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续编》一书中，把人的个性模式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即本能和原始的内驱力，指各种激情、冲动、欲望，属于潜意识范畴，只服从‘快乐原则’。自我是本我和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调解者，服从“现实原则”。超我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良心”，自我的一举一动都要接受严厉的超我的监视。无论外部现实和自我有多少困难，超我依然坚守行为的准则；如果自我违反了这些准则，超我就会惩罚自我，使它产生紧张情绪，表现为自卑和感犯罪感。自我受本我的驱遣，超我的控制，又受现实的约束，力图排除内外交困的力量和影响，达成某种妥协。弗洛伊德试图探求本我与自我、潜意识与意识的冲突中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他否认理性对潜意识的强势作用，认为理性的理由难以打动

* 江苏省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

人类，人们是被原始的冲动、欲望所驱使的；另一方面，它又坚持只有我们的智慧可以控制我们的冲动。有人认为这是矛盾的，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人类心理人格斗争的复杂性，卑劣的人格会向本能冲动低头，崇高的人格会高举理性的道德意识之旗。铁凝小说中的韩桂心、尹小帆、尹小跳就是明证。人们内心的痛苦、心灵的挣扎往往是由人格三元斗争而起，自我远离本我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力量。

铁凝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午后悬崖》和《大浴女》讲述的都是文革那个特定的丧失了理性的错乱的历史年代父亲长年缺席的家庭中成长的儿童如何在本我的驱使下迷失自我，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接或间接犯罪，导致一个幼小生命的死亡，之后又怎样受到超我的鞭策，对待来自超我的惩罚。不同的思想境界、律己程度、人生经历决定了她们在人格三元斗争中接近超我、远离本我的程度。本文试图把人的心灵构造的这三个要素纳入其阐释框架中，通过人物的犯罪心理动因及性质、主要惩罚对象及方式、寻求自我解脱及最终的精神走向三个方面的比照，分析决定她们的人性走向卑劣还是崇高的因素。

II. 铁凝小说《午后悬崖》和《大浴女》比较阅读

1. 犯罪心理动因及性质

象茨威格的《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等许多小说一样，铁凝在《午后悬崖》中安排了两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直接叙事者是韩桂心，间接叙事者是“我”——一位作家，韩桂心的直接叙事中又包含了其单身母亲对世界上最亲的人的倾诉，韩桂心母女的内心展露十分真实、丰满。韩桂心一家三口都属于被本能、激情驱遣的人物。父亲小时候左耳被其父打聋，使他成为音乐家的梦想变成泡影，只是在一家音乐杂志当编辑。结婚使他有可能会从一个受虐者变成施虐者，对外他低声下气，对最亲近的人——妻子

则疯狂地没完没了地施虐，妻子忍无可忍，孕期剥掉他的一个手指，终致离异。母亲对女儿呵护之至，可女儿只是把她当作发泄和折磨的对象。文革期间，她被弄到乡下，尝到了黑古头村“彻骨的寒冷”。冷后来使她成为一个终生的“热爱棉被狂”。她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采买棉花、缝棉被、记“棉花帐”上，把几百条棉被堆积在三十平米的“棉被屋”里。她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靠不住的，能给你温暖的只有棉花。”¹⁾ 她的整个身心几乎被棉花淹没了。这个先后被丈夫、女儿、社会折磨的善良的女人，精神彻底崩溃，她最终只能把自己爱的对象从人转移到物，使自己与物融为一体。既孤独又可怜更可悲。两位激情人物孕育了女儿韩桂心偏执的性格，作家追踪她犯罪的心理活动轨迹，旨在揭示人物病态心理的形成是人的内心欲求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韩桂心出身于贫寒的单亲家庭，可她和父亲一样心比天高，虚荣心强，梦想出人头地。在贵族幼儿园读书，穿戴、玩具、交通工具等外在之物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韩桂心不如别人，产生强烈的嫉妒心理。母亲对她好得无可挑剔，可她总想对母亲发泄。小说运用精彩的比喻形容嫉妒这种人的本能如不加以理性的扼制就势不可挡：“它不是一种情绪，就我的体会，它完全是一团有形的物质，我常常感到这团物质在我脑子里和肚子里撞来撞去。”嫉妒就象芥菜疙瘩，既丑陋又有巨大的生命力。看到一女生别了一个美丽的蝴蝶结，“我的心就开始发疼，我难受得要命，芥菜疙瘩在我心里一分一寸地胀大起来，它身上那四面八方的小脚趾头开始中伤我。”²⁾ 心理失衡造成生理失衡，韩桂心居然高烧三天，以此报复母亲不给她买蝴蝶结。不久，她又对印尼华侨的儿子陈非由嫉妒转为仇恨。极度自尊掩藏下的极度自卑不允许她象其他小朋友一样低声下气地排队以便得到趾高气扬的陈非的华贵不凡的外国糖果纸。陈非的电动玩具铁皮猴迷倒了所有的小朋友，韩桂心想玩，陈非开出了侮辱人格的条件，倔强的韩桂心双手紧攥成拳。午睡时她史无前例地梦见父亲拎着一只洋铁桶到幼儿园看她，“和蔼可亲”，“高大完美”，“十指齐全”。他“掀

1) 铁凝. 《铁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p.396.

2) 铁凝. 《铁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p.378.

去丝绒，顿时从桶里蹦出一群叮咚作响的铁皮猴。”韩桂心欣喜若狂，高声叫着陈非“你有这么多铁皮猴吗？”弗洛伊德认为，梦是隐藏在潜意识里的各种欲望。这些欲望来自潜意识的底层，被意识和现实生活拒之门外。由于这些欲望过于强烈，不可能完全压抑，它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发泄口。在睡眠状态中，意识放松了对潜意识的监控，人们被压抑的欲望以各种形式在梦中得以实现。因此，梦是通往潜意识的最佳途径，是发泄潜意识的欲望的一种最普遍的形式，释梦可以探寻人类内心深处的思想。让我们对韩桂心的白日梦做一番解析：她虽然恨父亲，却在潜意识里渴望和其他孩子一样得到父爱。父亲脾气暴躁且因此失去了手指，她潜意识里呼唤一个和善完美的父亲。“丝绒”象征华贵，“洋铁桶”是和陈非的外国糖纸较劲，一群铁皮猴可使陈非的一只铁皮猴相形见绌，暗示她有一种强烈的把陈非比下去的愿望，她要让陈非反过来嫉妒她。梦中的图像、内容隐藏着她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受压抑的愿望。这里作家借助梦境描写，打开人物精神的潜意识领域，进一步展示社会现实在人物心灵空间的投影与积淀，起到折射现实、挖掘人性的作用。可是，美梦醒来，铁皮猴消失了。小朋友依次玩滑梯时，她鬼使神差地故意排在陈非后面，当他们登上滑梯的最高点，陈非的铁皮猴使她意识到驱使她排在陈非后面的是仇恨的本能，她把陈非推了下去，当场致死。本我的力量可使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致他人于死地，可见本我如不加以理性的约束任其发泄是多么可怕，难怪弗洛伊德把本我比作一口充满了沸腾着兴奋剂的大锅，各种激情、冲动、欲望充斥其间；它无视任何秩序和道德观念，更没有价值判断和思维法则。韩桂心的犯罪属于直接犯罪，故意杀人，情节恶劣，犯罪的心理动因是来自本我的心理黑洞——虚荣、嫉妒和仇恨。她继承了父亲的虚荣，母亲的仇恨，在成长过程中心理发育不健全。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将仇恨的种子一点一滴地移植到她心里，母亲因为恨父亲神经质的施虐剥掉了他的手指，女儿因为仇恨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将一个无辜男孩推向死神。小说里充斥着施虐与受虐、威胁与恐惧的对立和轮回。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物的恶行是受人内在欲望驱使的力量和外界环境逼视和控制的力量综合作用的结

果,作家为人物的丑恶本性和变态心理找到了合情合理的情感理由和事实依据。

被誉为2000年最佳畅销小说的《大浴女》以全知全能叙述者的口吻讲述了童年在文革时期度过的尹小跳姐妹的成长史。主人公是尹小跳,作家对其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潜意识进行了挖掘。通篇除几个重要片断外均使用第三人称叙述,唐医生奸情暴露裸身跳楼前的心理活动以及尹小跳与陈在挑明关系前几次不期而遇各自的心理活动作家忍不住采用了第一人称,使人物心理活动的表述更为直接并显得真实。十二岁以前的尹小跳是快乐的,虽然社会动荡,父母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因为她有美好的家庭、妹妹尹小帆的崇拜、父母都不在家时挑起全家重担的成就感。然而母亲为了逃避“改造”,与唐医生苟合,以性别征服换取病假条回到家中,尹小跳心中的乐园摇摇欲坠。母亲与唐医生的不道德的结晶——尹小荃这朵“恶之花”的诞生更使尹小跳感到羞辱。母亲的背叛行为捣毁了她心中的圣殿,但她还那么幼小,无力操纵事物发展的走向。她所能做的仅仅是在唐医生送给母亲的《家庭医学常识》上把唐医生贬低为未成形的还在母腹中的胎儿,以此来表示对他的轻蔑。她的愤慨和悲凉无处释放,只能迁怒于无辜的、比她更柔弱的尹小荃,通过他虐转移、消解心中的焦虑和怨恨。只有2岁的尹小荃偏偏特别漂亮、迷人,人见人爱,可还不会说话。尹小跳支持妹妹尹小帆把淡黄色的耳髓装进尹小荃的奶瓶,因为她们知道人吃了耳髓会变成哑巴的民间传说。尹小跳姐妹在“沙发”游戏中故意冷落、孤立尹小荃,直把她气得捶胸顿足、在地上打滚,“一种解恨感涌上心头,并迅速弥漫全身。那是一种冷冰冰的狂热,又是一种躁乱的安然。”³⁾两对意义截然相反的形容词的连用表现了尹小跳内心的矛盾和困惑,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抗争。随着尹小荃越长越象唐医生,不可外扬的家丑由隐到显,倔强的尹小跳陷入对尹小荃的仇恨中,难以把握,不能自己。当尹小荃飘向死亡的深渊——一口无盖的井时,尹小跳姐妹不谋而合、心照不宣,没有制止悲

3) 铁凝. 《大浴女》[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p.3.

剧的发生，而她们明明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制止。尹小跳姐妹的犯罪属于见死不救的间接犯罪，虽然年龄尚小，但她们有能力、有义务救助同母异父的妹妹。她们犯罪的情节比韩桂心轻，至于犯罪的心理动因，尹小帆是因为妒忌美貌的尹小荃动摇了她的优越地位，这和韩桂心极为相似；而尹小跳的犯罪动因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她似乎自认为占据了道德的优势，想替“天”行道，消灭母亲的不贞、家庭的不道德，另一方面是复仇的本能在潜意识的血管里肆意地膨胀。

2. 惩罚对象及方式

《午后悬崖》中作为唯一现场目击者的母亲出于母爱的本能不遗余力地为因无人指证而逍遥法外的“罪犯”——韩桂心撑起一把庇护伞，喋喋不休地宣传陈非的意外死亡过程；母亲每天晚上主动参加炼钢，以劳动惩罚自己的撒谎。可韩桂心非但不对其母亲感恩戴德，还千方百计冷淡她、折磨她。每当有重要客人来访，她就会装出要讲明事实真相的样子以恐吓母亲，变态地以欣赏母亲恐惧的表情为乐事，并以此要挟母亲从而达到物质索取、为所欲为的目的。她受本我的驱遣害死了陈非，但陈非之死并没有唤醒她的自我，超我仅仅使她产生罪恶感，但她仍受自私的本我之心的驱遣，不愿进行自我惩罚，她反而把自己应受的惩罚转嫁给别人，施加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向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人施虐，显示了对权力庇护的反抗。她彻底迷失了自我：心理变态，人格扭曲，她继承了父亲血液里的施虐本能。在她身上，作家直面惨淡的人生、阴暗的人性，展示了人性向恶的一面，宣泄了审丑的倾向。超我的力量在韩桂心身上表现得相当柔弱，仅仅是“做贼心虚”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她常会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和陈非之死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把带斜面的屋顶联想成犯罪地点——滑梯把普通的广告用语“柠檬清香怡人，洗后不留异味”念成“死”后不留异味，把公共汽车上的扩音器里“九路车通过请注意安全”的提醒联想成暗示乘客防范她，紧张、焦虑和恐惧伴随着她。弗洛伊德对人格三元中的自我极

为同情：“我们有一句格言，说一仆不能同时侍候两主。可怜的自我，其所处的情境更苦；它须侍候三个残酷的主人，且须尽力调和此三人的主张和要求。这些要求常互相分歧，有时更互相冲突。无怪自我在工作中常常不能支持了。”⁴⁾ 这里的“三个暴君”就是外界现实、超我和本我。韩桂心终于不能自持，想到了结婚。

《大浴女》中的尹小帆明明和尹小跳一样是尹小荃之死的共谋者，可她却和韩桂心一样，把超我的力量造成的犯罪感向最亲近的人发泄，那就是父母劳改时养育她、保护她的姐姐，姐姐一下子由她的崇拜对象变成了施虐对象，以此来转嫁自己的道德危机。她把谋杀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姐姐，并做出随时要揭发其罪行的威胁的姿态，她施展所有的本领抢夺姐姐喜欢的一切：小到风衣，大到情人、丈夫，她嫉妒、争夺姐姐的幸福，竭尽全力证明自己比姐姐优越却处处碰壁，想方设法找寻一切借口和姐姐争吵，对姐姐的一再忍让无动于衷，姐姐成了她生活中受到挫折的出气筒。

本应心有灵犀的母女、姐妹之间不幸彼此疏远隔膜、反目成仇到如此地步，人性之恶可见一斑。和前两者惩罚别人、保全自己完全不同的是尹小跳受超我的激励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惩罚，完全属于自觉的、自律性的。她永远记住了“她和尹小帆那天的拉手，和她在尹小帆手上的用力。那是一个含混而又果断的动作，是制止，是控制，是了断，是呐喊；是大事做成之后的酣畅，还是恐惧之至的痉挛？是攻守同盟的暗示，还是负罪深重的哀叹？”⁵⁾ 这段描述极为真实，连她自己也弄不清在悲剧发生的一刹那她的真实的心理状态，因为在此之前她的本我占上风，眼里跳动着复仇的火焰，在此之后超我又占上风，使她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虽然这种罪孽只有她们姐妹俩知道，她还是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从此失去了心中的乐园。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既置自我于积威之下，乃临之以最严格的道德标准；可见我们的罪恶之感也即超我压迫自我的一种表示。”⁶⁾ 本我的魔力消失

4)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 高觉敷译. 商务印书馆, 1987. p.108.

5) 铁凝.《大浴女》[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p.134.

6)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 高觉敷译. 商务印书馆, 1987. p.88.

了，超我中的理性守护神一刻不停地追随着尹小跳，喝斥她，使她从麻木的本我中苏醒，使自我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中。超我是人格中形成最晚，但却是人格三元中最完善、最合乎社会道德标准的。一百多年前康德说过：“这个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超我就是道德化的自我，尹小跳“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使她无法原谅自己一时的冲动酿成的无可挽回的恶果，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罪与罚的心灵挣扎片刻未停，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自我救赎的诺亚方舟。她从来不坐那张象征她犯罪的器物——三人沙发，她会在黑暗中看见尹小荃坐在那张三人沙发上索命似的与她面对面。超我就是道德化的自我，她被超我无情地钉在“恶”的十字架上，陷入深深的原罪感中并怀着赎罪心理对同类表现出超常的忍耐：把方兢的情感捉弄看作天赐惩罚，对尹小帆的“施虐”坦然接受，对母亲自我形象的过度修饰也表示理解……她的惩罚对象是自己，且表现出心甘情愿终身受虐的心理。她欣赏巴尔蒂斯的绘画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呼啸山庄》中爱恨交加了一生的凯瑟琳和希刺克利夫，“尹小跳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慨叹，一种风魔入迷，想入非非的现实：人们为回到无罪的本初和回到欢乐而耗尽了力气，或将耗尽终生的力气。”⁷⁾来自超我的自责无时不在，无孔不入，尹小跳预感到自己将为当初一时受本我复仇恶魔的驱遣犯下的罪恶戴上毕生的枷锁。尹小荃的死引起了她人格三元的斗争，这种斗争彻底改变了她的品性，通过种种赎罪通道她变得宽容、忍让，人格趋向完美，她创造了命运的奇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三元之间的冲突斗争能创造一切的生动“案例”。

3. 寻求自我解脱及最终的精神走向

韩桂心由于心中有鬼，她和一般女孩的择偶标准完全相反，她觉得高

7) 铁凝. 《大浴女》[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p.160.

大魁梧的男人随时可置她于死地,选择了比自己矮小、通过偷窃、行贿发横财的商人作丈夫,她找到了安全感,幼时摆脱贫穷的梦想也得以实现。可婚后她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在外面有很多女人,大款之妻的富贵地位岌岌可危。不能怀孕是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进行惩罚最残酷的模式。多少年来,韩桂心惩罚母亲,自己作为杀人凶手却一直没有受到过惩罚,而她良心上认为自己应该受到惩罚,但以她的思想境界还做不到自我惩罚,所以实际上她一直在被动地等待着外界的惩罚。当她自以为是的惩罚真正降临,她要不顾一切保护自己的欲望油然而生,她要向陈非之父道出真相,主要目的不是忏悔,而是以陈先生的难受、仇恨来换取自己的解脱、怀孕、扬恶名、重新获得丈夫的爱。她知道未满十八周岁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犯罪是无需受到法律制裁的,她请作家“我”帮忙发表新闻,并想好了吊市民胃口的标题:“四十年前本市男童滑梯坠死有新说,四十年后大款之妻墓园深处道隐情。”⁸⁾嫉妒和虚荣使五岁的韩桂心成了杀人凶手,她变态地惩罚别人,但四十年后,她还是那么虚荣、善妒、自私自利。人性的卑劣一经形成竟是如此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她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被冲动欲望所驱使的人,她欲壑难填,来自本我的欲望把她推向“人性恶”的边缘,人格产生分裂和畸变。小说的结尾是韩桂心的如意算盘并未得逞,这里隐含着作家抑恶扬善的朦胧希望: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发展,受本能冲动任意支配、缺乏道德感的人注定为社会所不容、所唾弃。小说的题目《午后悬崖》具有双重意义:既象征着主人公犯罪的时间、地点,也象征她面临犯罪的深渊所进行的心灵挣扎。

和韩桂心一样,尹小帆也是执迷不悟,一错再错,她试图通过折磨合谋者使其承担所有的罪责寻求自我罪孽的解脱,最终完全被属于本我的嫉妒、刻薄、心胸狭窄、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贪图虚荣、暴躁易怒等弱点所驱使,变得不可理喻,成为本能冲动的奴隶。

与韩桂心说明真相的自私之心不同,尹小跳是在多年以后找到自己的

8) 铁凝. 《铁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p.407.

真爱，向陈在袒露罪行，真诚忏悔，不含任何私心杂念。这种情节设置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对潜意识的疏导原理和方法是相似的，弗洛伊德主张采用自由联想的方式，启发病人倾吐内心的积郁，消除那些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痛苦与负担，使其恢复正常。尹小跳历经磨难，终于通过向至爱的人倾诉，心灵得到赦免，向无罪的本初回归。最后，为了使自己接受更多的惩罚以彻底赎罪，她又将陈在拱手相让于爱他爱得发狂的前妻万美辰，超我的力量使她表现出了超道德。乐园失而复得，经过人格三元的斗争，超我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受虐流淌的血泪涤尽了罪恶的污浊。她最终走进了内心深处的桃花源，肉体 and 心灵得到了安宁，感受到了生命的纯净与灵魂的博大。这正印证了弗洛伊德提出的我们在小说中体验到人性的阴暗经过心灵的挣扎转向崇高的过程，认识到超我的力量是无穷的，不管本我有多灰暗、罪恶，人类只有借助超我的力量不断自审、自省，修身养性，理智就能战胜情感，我们的智慧就能控制我们的冲动，自我就能达到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正如铁凝自己所说：“真正的做人其实是灵魂和筋肉直面世界的一种冶炼，是它们历经了无数喜乐哀伤、疲累苦痛之后收获的一种无畏无惧、自信自尊、踏实明净的人生态度。”由此看来，书名《大浴女》中的“浴”字非但不媚俗而且内涵丰富，既隐喻毫无遮挡地观照、窥视人性阴暗的本来面目，又暗指通过人生挫折的磨练、人生风雨的洗礼达到心灵的纯净和超然。从尹小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隐含其中的世界观，她深深体验到现实世界灰暗、丑恶的一面，但依然执著地相信人性本善、人性向善。“她的观点或许就是，即使这世界已变得歪歪斜斜，但作为个人应该也可以把握自己的举止，从而(至少)从这个意义上否定荒诞和混乱。”⁹⁾

通过上述犯罪儿童心理流程的比照、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犯罪的共同根源是来自自我的怨愤情结，她们通过自虐和他虐的方式转移、修复自身犯罪后果造成的精神创痛。有亲人依赖的韩桂心、尹小帆自身缺乏自

9) 陈超. <写作者的魅力(代序)>—我眼中的作家铁凝.[A]. 铁凝. 铁凝[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9.

觉的自审意识,而她们的亲人在触目惊心的犯罪恶果降临后只是选择了掩盖、逃避和无原则的庇护,没有引导她们直面、正视自己的罪行、走上正道,这种溺爱无异于推波助澜,她们把来自超我的惩罚转化为向亲人近乎偏执、病态的施虐;而没有依赖对象的尹小跳则表现为心甘情愿受虐,凭着超强的独立、自律意识,对来自本我的卑琐欲望进行坚持不懈地审视和反思并深入骨髓地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约束和鞭策。三位女性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进行人格三元的斗争,前两者走向人性的卑劣,体现人的弱者本质,后者走向人性的崇高,体现人的强者本质,完成了完善的自我人格的建构。铁凝把人性向恶渲染得阴森恐怖,象悬崖坟墓般令人不寒而栗;把人性向善揣摩得幽深秀丽,如花园天堂般令人心驰神往,苦口婆心地引领读者走上放逐恶、提升善的人间正道,体现了作家对生命和人性沉静、透彻的人生感悟。

《午后悬崖》与《大浴女》聚焦人物内心世界的激荡,写出人物的激情、冲动、内在欲求和情欲,“象各种神秘的人类经验的幽会”¹⁰⁾;小说借助人物的外在行动展示其内在活动的全部轨迹,捕捉人物心理活动变化的契机和规律,对儿童的“犯罪”起因、心理流程分析得细致入微、淋漓尽致、入情入理,为儿童心理学、犯罪学和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作家以心理现实主义为基础,描述女性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扭曲、压抑、代价昂贵的心灵成长过程,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阈中充分发掘人性结构的丰厚性、复杂性,对现代人格和女性深层心理结构进行心理分析和有效的哲学探索,寻觅纯净的精神家园,呼唤健全的心理结构。作家试图告诫我们,人的本能冲动如不加以扼制会如洪水猛兽般势不可挡,导致恶的恣意膨胀;反之,通过主体自主、自觉的自省、反思、修炼,可以转化为向善发展,这就是人性善恶的辩证法。铁凝将成长于同一历史情境中的尹小跳姐妹塑造造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女性,意在强调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对优秀人格的养成起决定性作用,内因是第一性的,外因为第二性,外因必须通过

10) 陈超. <小说揭示了不被我们认知的东西>[J].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00, (8):129.

内因起作用。从立意和写作技巧上看,《大浴女》更为成熟圆满,《午后悬崖》则略显阴冷。

III. 结 语

运用弗洛伊德人格三元斗争的理论解读铁凝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午后悬崖》和《大浴女》,分析小说运用不同的叙述视角展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长的儿童如何在本我的驱使下迷失自我,直接或间接犯罪,又如何对待来自超我的惩罚。通过对儿童心理的比照、分析,发现有亲人庇护的儿童把来自超我的惩罚转化为施虐,没有依赖对象的独立自主者则表现为受虐、自律,她们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进行人格三元的斗争,最终或走向人性的卑劣,或走向人性的崇高。

<参考文献>

- 铁凝.《铁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铁凝.《大浴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7.
陈超.《写作者的魅力(代序)》—我眼中的作家铁凝[A].铁凝 铁凝[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9
陈超.《小说揭示了不被我们认知的东西》[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8)

<Abstract>

Unscramble Afternoon Cliff and Great Baptized Girl which were

written by Tie Ning in 1990s, using Fred's theory about three elements battle of personalities, analyse how the growing children under the certain condition maze themselves under the drive of original me in the novel, direct and indirect crime and how to treat punish from top me. Through the contrast of the children's psychology find the children shielded by the relative change the punish into bestowing maltreat, while the independent children who don't depend on anyone behave as suffering maltreat, self discipline, they give three elements battle of personality among original me, selfhood and top me, at last they make for either the humanistic beggary or lofty.

주제어: 《午后悬崖》, 《大浴女》, 人性, 人格三元, 卑劣, 崇高

K C I